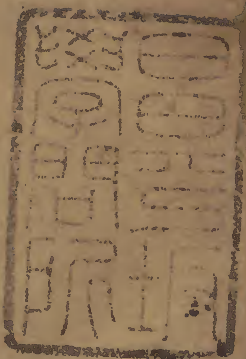


周子全書

四之六

坤



漢書門			
九	三	五	
二	〇	〇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二	九	三	五
〇	〇	〇	
函	冊	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0
冊數	2 (2)	
函號	298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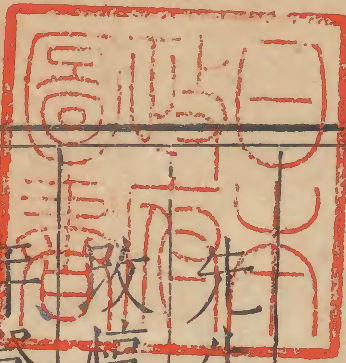
周子全書卷之四

附錄

淺草文庫

濂溪先生行實

朱熹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
 敦惇願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
 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為賀州桂嶺令贈諫
 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
 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
 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

周子全書卷之四

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
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
理獄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
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辯
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
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感悟囚
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
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

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於是
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污善政爲耻也改
太子中書舍人僉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
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
趙清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
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
處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
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
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

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
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
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
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
已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
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
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
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
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

燾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
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
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
爲友且使其子顥願受學焉及爲郎故事嘗
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
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
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八
初平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旣薦諸朝又

周其乏困嘗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知
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頤請得與公言
之初平逐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荆
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爲通儒先生遇之
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
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
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
日夜始甦或視其家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
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

司而歸妻子餐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
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
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
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
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
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
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
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

不喜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寬
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
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
奉身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
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
或有取於其言云

濂溪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願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
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賓州桂嶺

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學士
鄭珣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
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
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君博學力行遇事
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
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叅軍轉運使王逵以
苛刻蒞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
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勅納之投劾而去逵爲
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

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
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
書僉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
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叅大政奏君爲廣
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
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
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
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
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

第享年五十七君篤義氣以名節自砥礪
守李初平最知君君旣薦之又調其所不給
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
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
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
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
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
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嘆
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

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與言可仕則
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
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
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
君之志也尤善談性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
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鄭氏
封仙居縣大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
娶蒲氏大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壽
皆補大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
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
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
期謏謏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
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宋嘉定謚濂溪先生議

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賜謚曰元監司
博士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
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

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
孟氏之後明聖道必自濂溪始

宋追封汝南伯從祀廟庭詔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
周惇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
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
融使大學中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
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儒臣論著啓沃良
多今視學有日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
獎之意

元加封爲道國公詔

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爲
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
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
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燦然
復明其休功尚垂不泯朕守繼體貴德尊賢
追念前修用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盍疏邦
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

赤芾翼寵命之斯承

皇明錄用濂溪子孫旨

景泰七年十一月四日司禮監太監王誠傳
奉

聖旨周濂溪他有功於世教着禮部取他嫡長
子孫一人作急以禮起送就彼馳驛赴京毋
得稽遲及將同姓疎遠之人冒送欽此隨據
湖廣永州府道州起送周濂溪嫡長子孫周
冕到部題奉

聖旨照例着做世襲翰林五經博士

濂溪先生祠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
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
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
二氣五行。紛紜雜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
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同然之理。而最
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
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

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見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

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已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一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深

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焉
乎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
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廬山之下
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於
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
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
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
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
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以及此獨幸嘗竊有
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親
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
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之
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文字
以托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
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
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
侯之志云爾

江州學祀濂溪先生記 林栗

始予讀河南程氏夫子書得聞茂叔先生道
學之懿其後閱蘇端明黃太史所作濂溪詩
而想見其爲人及來九江前武學博士朱熹
元晦自建寧之崇安以書至曰濂溪先生二
程之師也身沒而道顯歲久而名尊今營道
零陵南安邵陽皆已俎豆泮宮江獨未舉顧
非闕歟予聞之矍然適會先生之曾孫直卿
來訪敬請其象與其遺文併通書拙賦而讀
之曰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亟鑿諸板

而繪事於學宮使此邦之人知所矜式旣成
將揭其號乃按其文字攷其所謂濂者其音
切義訓與廉節之廉異矣廉之訓曰清也儉
也有檢斂之義又如堂之有廉箭之有廉菽
然介辨之義也濂廉同其音似廉而不類又
有里叅翻者含鑿翻者其訓曰薄也又曰大
水中絕小水出也予異焉曰是安取此問其
人曰先生之子求詩魯直避其從父之諱改
焉嗚呼有是哉儒者之學本於文字垂訓而

謹於正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忽也東坡云先生本全德廉退本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山西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則固已不足於廉矣又將轉而爲濂則由儉以趨薄由清以絕物殆爲陳仲子之操乎地以人重人以名高因諱避之訛以成聲畫之外遂使先生之德與是溪之名俱蒙薄絕之累將非後死者咎與予是以正之夫山川風氣民之所稟而生也故

家遺俗民之所薰而習也先生之道傳於三程其所成就夥矣而廬山之下濂溪之上未有闡焉或由此也夫自今而後吾知九江之士清而不隘儉而不陋辨而不爭嚴而不厲有檢斂之美而不流於薄絕旣以獨善其身又思以兼善天下見中庸之門戶入誠明之閫奧其必自是始矣先生名惇實避英宗廟諱改名頤其官闕行治流風遺書則予蒲左丞所爲墓誌洎諸儒先紀述詳矣左無所贅

其辭乾道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營承議郎權
發遣江州軍州事兼管勸農田事長樂林栗
記

改修濂溪祠記

陳騏

學以孔子爲宗宗其道也今制學必有廟以
祀孔子正欲學者宗其道以修身正家而爲
出治之本也屬望之意不既深乎何近世之
士徒誦孔氏書而不務師法故乃徼福於文
昌惑之甚矣文昌魁前六星未嘗有肖像也

異端之徒誣加其號以幻惑天下之人心又
恐學士大夫排斥其非也於是因其情投其
好而援之若曰常情孰不欲登高科縻好爵
多男子哉於文昌謂其掌注祿嗣籍則天下
後世萌其徼幸之心者皆信慕之矣此其惑
世誣民奸情詭態誠如此者噫愚夫愚婦惑
之固無足怪奈何學者亦甘爲所惑而不悟
邪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然則人之知不知係乎理之明不明理明

則見親力定富貴貧賤生死舉不足以動其中、何異端之能惑哉、雖然理學之不講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吾甚爲之懼、故所置學廟、有祠文昌者、悉毀而投之江、復揭其幻惑之狀、明示諸子、而指其學之所向、惜其膏盲沉痾未遽釋然、亦余學力膚淺不足見信於人也、成化癸巳夏四月、因謁江州學廟、見文昌像、亟命毀之、祠前有池、世傳周子植蓮於此、遂謀及郡守謝侯峻、肖濂溪先生像于

祠中、書太極圖說於祠壁、刻晦庵所書无風霽月四字於祠之楣、於乎先生大明孔子之道于千百載之下者也、諸士子果能日究先生陰陽動靜之旨、歸緬想先生光風霽月之氣象、優游涵味、逝流尋源、于以明乎天地之所以覆載萬物之所以竝育、聖賢之所以爲聖賢、愚不肖之所以爲愚不肖、與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無一不了、然於宵中則卓然不爲異端之所惑、夫然後知所以

誦法孔子以修其身而推以及人者爲有本
朝廷屬望之意亦庶乎無忝矣多士其深念
之母忽

重修祠堂增置祭田記 傅楫

皇明正德辛未春予遊九江之匡廬山父老輩
欣欣然指顧曰腋廬而峰者爲蓮花峰願峰
而嶺者爲栗樹嶺賓廬距峰之嶺而肖主厥
墓者營道周濂溪先生也窆左母夫人鄭仙
居縣君者從遺命也去墓不三十步有祠志

銘顛末於祠之下者先生友行潘君興嗣也
去祠七里有濂溪不他名而仍營道濂溪者
先生不忘故里心也溪上築室榜以濂溪草
堂者先生來二程講道處也堂下撰記碑石
者南康太守仲晦先生也厥土坂德化清泉
社隸九江府相遠僅十里許數百年來兵燹
繼至朝代交謝有墓無祠有祠無祀有祀無
子孫奉守之我

國朝相傳一博士公僅奉守營道祠祀者弘治

庚戌浙東童公潮始置祭田越戊午陳公哲
增置之高公友璣亦然癸亥都憲莆田林公
俊始東營道博士公求分派爲奉守主又明
年提學副使錫山邵公寶奏

准例朱仲晦兩下祀事自茲祠有祀有而奉守
者兼有之也祠如式祀額羊一豕一春秋行
也奉守者爲先生十三代孫倫其人也逮今
又十年歲有常祀祠宇不葺神將何棲奉守
有人祀田浸廢額辦胡自間有二三君子雅

重懷之或艱於歲時之不登或阻於去就之
靡常或緩於志力之不勇悲夫正德庚午春
新安汪公淵來同知府事明年春王公惠以
朝覲北上興舉罔克就公一日喟然嘆曰
我輩學者賴先生指南明道德由禮義牧郡
土位大夫此事不爲更爲何事遽振衣而起
相視墓所計工審力附山求材礪石樹墓大
書濂溪先生四字刻于上深近寸許復增置
祭田如後數坵畝於碑之陰數勤幹旋其間

不減家事嗚呼汪公之心其林邵諸公之盛
心乎倫徵記於余余不揣固陋特述父老公
論以實之俾後之君子苟克奮起是心者有
所攷焉

重修濂溪先生墓記

廖紀

濂溪周先生墓在九江郡南十里許其境寂
幽勝先生世爲湖廣營道人任南康郡守時
愛廬山風景不殊梓里築書院於山之麓時
與二程先生講道其間熙寧四年遷封仙居

縣太君氏鄭母夫人窆於清泉社蓮花之岑
越明年先生卒附於夫人之左夷考先生應
五星聚奎之運崛起於宋天禧間毅然繼孔
孟之緒倡道學之功泄造化之機發聖賢之
秘歷史治之事具載宋嘉定有封前人有錄
朱晦庵有記胡五峰有序潘南豐有誌趙清
獻公輩有題辭見諸名世大儒手筆居多後
學不敢復僭贅也嗚呼邈先生之墓肇自熙
寧六年逮今五百四十餘年此墓安於秦齋

謁者多嘆息弘治二年九江前年茲谿章公
集石修治聳然可瞻仰正德季末余守蔚州
李公重為繚垣增飾廟宇規制雖秩然而墓
之黜魏尚鏤馬鬣尚缺延塚尚有凸凹瀦瘳
芻豢又或灌漑而蹂躪寢弊若此烏足妥先
生神靈哉正德壬申春戶部主事靖州宋君
來司國計謁文廟之明日往拜先生墓下因
覽山川尋故考實謂瞻仰有像展禮有廟修
薦有厨環衛有垣供祀有田守祀有十三代

孫倫者墓猶若此揆先生神靈或未妥也由
是宋君慨然任起廢之責捐公廩陶甃數萬
傭工經營越兩月畢行釋菜禮告成於是罅
者塞缺者完凸凹者夷灌漑蹂躪者瀉而禁
種種完固山川改觀足成廟貌而允妥先生
神靈矣君有謂士有田第未瞻厥子孫復券
置墓前田二十畝以贍守祀夫宋君是心也
懷賢向道即晦庵朱先生每歷郡縣輒訪先
生祠墓汲汲表章而尊崇之使天下知聖賢

道在天地自不少一日忘者歟嗚呼濂溪先生道在萬世崇比闕里亦不為過但世之宦遊者舉因陋就簡習常安故如宋君之注意崇重者能幾何人繼自今始凡讀濂溪先生書者仰其人當思踵其迹誦其言當思踐其行窮則身體先生所謂學顏子之學達則力行先生所謂志伊尹之志相與勉之何患聖賢之道不明不行也哉謹書此以告來學云

表崇道學大儒墓祀疏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邵寶奏臣切照九江府德化縣南蓮花峰下有宋儒周惇頤墓其東北數里有濂溪書院亦為惇頤建臣始視學至九江考檢誌傳特詣謁謁見得墓雖僅葺而書院久荒重興慨嘆此者知府劉璣高友璣等因分巡僉事王啓箴區畫委屬時加修理墓與書院漸次就完又奉巡視都御史林俊行布政使林泮等衆議於湖廣道州取其裔孫周倫前來守奉三四

年間臣屢至吊謁起敬生慕大非舊比蓋

聖明崇儒重道化被中外而監司守令奉行惟

謹臣竊慶之謹按周惇頤生於有宋上契列

聖下啓羣儒語其時貞而復元論其地大而

將化開人之功萬世未賴無庸贅述乃若九

江之地生寓精神沒藏體魄實與故里相類

顧百年以來墓與書院久廢初復而祀不在

典誠為未稱惟昔范文正公生於蘇而葬於

洛二處皆有祠祀崇名相也岳武穆王生於

湘而葬於杭二處皆有祠祀崇名將也我

國朝於貞忠勳德禮數加隆至於如此識治君

子皆以為當况道學大儒如惇頤者哉惇頤

之後稱大儒者曰朱熹貫於婺源產於建陽

祠祭之典二處兼舉臣愚竊謂惇頤之於九

江如婺如建當比其一今墓與書院既各理

如故如蒙

聖明重念周氏之學為世宗師表章曠墜實欲

觀望乞

勅禮部查檢朱熹婺源建陽事例就令書院
以春秋二祭定式擬祝行令有司以時行事
仍於隣近無礙田內撥給數十畝以為裔孫
守墓之贍非特為一方斯文之觀實天下萬
世之幸也臣承乏教事欽承奏

勅諭以崇正學為要惟茲祀事實其一端雖
煩瀆不敢不請臣無任戰慄之至奏奉

聖旨是

崇先賢以勵風教文移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湖西道僉事王
啓呈照得本職於弘治十五年分巡至九江
府據本府呈宋儒濂溪周元公世家道州因
過潯陽愛其山水之勝遂築書堂於廬山之
阜今在本府德化縣五里許山麓有溪發源
於蓮花峰下北會於湓浦潔清紺寒先生濯
纓而樂之因揭故里之名寓以濂溪之號溪
上有池種蓮花而愛之作愛蓮說揭于書堂
先生曾次灑落如光風霽月每與河南二程

講道其間庭草交翠而發吾與點也之氣象
抽關啓鑰默契道體卒使孟氏不傳之正學
絕而復續至今仰賴然則作太極圖通書手
授二程亦常於此地至於其沒又葬于栗樹
嶺下僅去五里許先生之母與其二夫人皆
葬其內則先生之魂魄固安於是矣雖極崇
奉如孔廟闕里亦不爲過夷考載典自宋郡
守潘慈明重修書院文公先生曾爲之記及
文公守南康先生之子孫自九江府奉愛蓮

說墨本于文公則知當時曾有子孫至國
朝監察御史徐傑項總按察司副使焦宏兩
次修奉今皆圯壞其子孫亦無一人爲守祀
事及考宋道州舊立書院乃援九江賜額爲
請今九江反見零落俱無以奉先賢而光世
道欲行修理書堂并羅縷愛蓮光霽交翠四
亭以致景行之私欲買田數頃或量撥白鹿
租穀數百斛請先生子孫一人守祀未敢擅
便等因備呈

欽差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 奉批
據呈崇儒重道至意布按掌印會提學議處
停當差人齋文湖廣布政使司轉查真派子
孫勸諭前來同心區處必在優齊繳隨淮湖
廣布政使司咨據永州府道州營樂鄉四都
里老何添吉等呈依會勘得周元公十二代
宗子周賢男周倫長孫仕爵仕祿的係真派
起送前來遂將德化縣德化鄉一圖民田三
十一畝三分陸地六畝一分發給養贍守

周子全書卷四終

周子全書卷之五

附錄

道州建先生祠記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
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
濂溪先生寔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
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
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
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

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顯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

經生文士自峻為二途，及天措之當世，施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其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

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志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旣成使來謁記栻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

之人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
江府兼管內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謹記

道州故居先生祠記

章穎

一元之氣運乎機緘不露之間而自生自色
發達萌動有聲者鳴有根者英雖未著形色
莫不各具條理及其匪刻雕而衆巧畢陳推
其由來不待深智此二程先生之學所以擴
充而益自光大者也程氏之門咸謂程先生
兄弟自十五六歲時已有意聖學夫以地之

相去南北之遠至其契合心手相授比殆有
以推移左右於其中不然則夫自漢唐以來
數千百年天之所以用力者猶有幾乎二程
先生以所得者曉天下孔孟之數絕而復續
冰其涯涘升其堂奧夫豈無有醇疵然淑諸
人者深貽之後也遠要亦可謂盛矣由是言
之太極一圖不爲秘書四十一章不爲約仲
尼顏子樂處一語不爲不富也先生故居在
營道賴嘗至濂溪之濱見其耕饁者無慢容

講學者有高趣周氏之松楸弗剪焉自郡未
新祠宇時士人胡元鼎已近其遺址創舍設
象懼其弗壯以乂也則又謀諸校官與鄉之
善士象郡文學何士先連山戶曹義太初孟
坦中歐陽碩之思益大之言不約而同費弗
強而具七月朔始工再浹日而成太守趙公
善言聞而嘉之爲揭其祠夫春陵之人其於
先生朝夕注乎心目之間雖弗祠猶敬也况
今再拜之所弗隘而脩容有其地故事郡官

以春秋祠既列州序俾弟子員往展謁其先
塋因復祠益俾後此者知所景仰以脩乎其
身而風乎其邦則先生之所以望於後學者
得而學者之於先生豈但斯殯之成而已哉
堂暨門爲屋二十有四楹助費者姓名列之
石之左淳熙七年八月日教授章頴記

道州濂溪田記

章頴

郡旣爲周先生建祠堂南軒張寶文記之太
守直閣趙公他日曰濂溪有先塋在獨無燕

牧之扞乎未幾有民周與何田訟者二十年矣與甲則乙訴與乙則甲訴謂不得直公命有司以案牘來累曰吏抱持文書幾不勝望則公一鑑眎撫几曰得之矣蓋舊牘乃有濂溪倅末州時公牒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爲先塋守者資族子當勿預苟墻垣固松楸勿翦守者世獲弗易也其後守者或周與或故壻又代徙他處田周與何更有也則先生之族何乃先生所自出甥得有舅家田自

有法以末州公檄從事則周氏子固不得有况甥可乎辯眎文書則有營道所給憑文付周興者用治平新銅符按舊左驗皆合卽取田之非末州文所云者以與何餘卽從其初頽因休暇攷漫齋公具謂若前示所判數百言皆出前後數公意表卽檄營道丞周必端往濂溪以田畀近塋者田籍與營道舊文同藏學宮歲以租倉升斗代輸省賦守塋者李得田耕終年不聞吏呼帝眎宜廩且令先生

江州後裔亦聞之先生學造太極先其爲先
冢計宜遠歷百餘年始遇一賢太守遇亦難
矣哉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南郡章頴記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爲濂溪周先生河
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
有五年了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
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
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

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
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
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了翁嘗聞
人道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
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
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禹湯文武周公爲之
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槩見大抵合以井
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
攷以得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

月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
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
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鄙天民自
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
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
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俛俛
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面教之
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其
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
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
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
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
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
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
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爲權
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

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倚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

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詞章伎之小也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家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白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

見二程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
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
顏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
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錐刀毫末之得
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
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不至失望焉資政
殿大學士前僉書樞密院事魏了翁撰

求州州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
迺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
通判州事曾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求雖
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
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皆旣建祠于
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
獨無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教
之意乎於是教授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
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方
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

之陳公命陵零宰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
儼然欄楯周密既成屬棧爲記棧以晚生屬
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願字
茂叔春陵人歷官凡九遷至通判來州用呂
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
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
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故號濂溪先生
棧嘗聞程公太中倅南安先生爲獄掾太中
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
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
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
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
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
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
師友可傳而論其發以下缺文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

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

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寃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申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未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

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空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取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孰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夫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前賢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

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握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憊憊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吏以去矣夫子幸而序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則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于某者因不復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爲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祇

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諸是固陽
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
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于以全
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
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
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至於詳刑廣東
則仁流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
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
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初民死於石爲之
減硯而著令黃荊張空民死於瘴爲之緩轡
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之或
後而黠胥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
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
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于丹荔堂之側有年
矣近憲司楊君大異改祠于相江書院今周
侯弭節是邦思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
告侯怛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
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

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
汛掃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
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羨
墻之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
酌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之恩誼弗敢辭
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
爲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
繫也爲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
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夕

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叔子之中正
明達燭及微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
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
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
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
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
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
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爲曲江之地將以爲
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

往侯既有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
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
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爲世
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所學
所志未易量云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
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
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爲務乃立濂溪周先

生祠于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
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
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栻既不
允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
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
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
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
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
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

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
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
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
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
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
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
孔子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
而極之凡聖人之所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
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
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
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
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
於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邦嘗爲先生所領
之地祠象昔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
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
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栳又有說焉蓋自
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

者寢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慤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南安軍司理廳先生祠堂記

宋陳宗禮

濂溪先生周元公祠堂無處不有發揮道統之傳而爲之紀述者簡編旣富矣惟南安秋官廳實先生蒞官之所有甘棠遺愛存焉河南二程夫子遵父之命執經問道於斯得舞雩詠歸之趣至今猶可想見於是焉爲之祠尤非他處汎泛遙敬之比先是設像于官廨之門外也已不足以揭虔歲久廨圯祠亦荒涼咸淳三年趙君孟適來守是邦因地懷人欽崇惟謹迺先革舊解而新之奉先生像于

解之左昔之頽垣敗屋轉而大楹傑棟過者
起敬善類忻躍乃走千里請爲文以記之竊
惟官有冗暇事有精簡世變岐而二之然有
道君子不以此加軒輊也理官以明刑爲職
自謂較出入比輕重於法律而性命道德之
學爲無預焉間有置心冲漠游意太虛責以
察辭稽貌則鄙之曰是俗塵也是吏職也吾
何屑於是惟濂溪先生以光風霽月之標來
任典獄防民之事既不土苴厥職暇則與其

徒講求天地萬物混而闢一而萬之理以脉
絡乎聖賢千載之傳豈不體用茲該本末具
舉也乎遠稽正範固未易一一推然庭前之
草生意我同水中之蓮淨植我似既無一物
非我則居官之際豈肯以人命輕用國法文
豈肯上下其手以奉上官喜怒居是官也禮
是祠也必盡心焉以廣天地好生之大德則
往哲之風可紹而賢太守所以興起墜典不
爲無益矣授筆而書何故不肅初鳩工於四

周子全書卷之五
月辛未告成於七月庚戌爲費十萬錢

周子全書卷之五終

周子全書卷之六

附錄

祭文

惟公闡明道學上契古先指授圖書下開統
緒功紹六籍名垂兩間體魄攸藏光霽如在
茲維仲春秋薦事有期國典攸肇司存是寄駿奔
敢後嚮往彌深

又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莫如
公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公貳永州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于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貪二十年間再覲長者雖云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願彼期終為鄰里如何今歸乃弔公子嗚呼公之平生耻不明時壅培浸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乃比侯傳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于征民瘼以瘳自病易州謂宜復騁遽掄一丘公之於人惇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况如不肖辱知公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情長韻短續以連瀕

又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丙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魚袋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

廉溪先生周公於皇道體沕穆無窮義農既
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
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
我周翁清瀟之原有嚴貌像欲覲無因徒有
悵望吏以毀告閔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
攻爰俾諸生敬陳一酌先生臨之有赫無昧
尚饗

此篇缺文

王啓





奉安祠文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

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
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
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
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啟蒙吝茲焉試
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
用式嚴貌像作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伊川
先生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鑒臨之謹告

書院開講祝文

趙崇憲

孔子既歿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

周子金言卷之六
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濂溪之
湄、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
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
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
左偏、廣築爲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多士
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生
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末
學、不遂後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
年、實嘉賴之。

告文

周冕

惟我鼻祖、宋儒先覺、克承鄒魯、以啟河洛。壯
則宦遊南康、終則安居廬岳、歷代加增、有功
道學、迨至

聖明、崇德象賢、子孫襲爵、冕等今承檄召、來自
鄉國、祀守先隴、孝思維則、遠具脯醢、肅將牲
帛、罄竭衷忱、敬陳幽宅、神若未存、庶知歆格、
以鼻祖妣陸氏縉雲縣君、蒲氏德清縣君、佑
食尚饗。

詩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翱太傅 傳者

古人務樂善見士卽推轂今也多忌才對面
遠賢蜀顧予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楚
翹深慚識碌碌升堂聽高論惟愁日景促經
義許叩擊詩章容往復荷公引重語玆璫變
良玉一違几席來羲娥變昏旭遠聞落帽節
賓朋相追逐剝摘籬下黃痛飲杯中醪清談
已忘倦佳篇又相勗畢力爲徒弟強勉攀高
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可獨首願策疲蹇助
公施蘊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敢忘答
此惠庶幾不忝辱

題濂溪

潘興嗣

鱗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結
林泉友一溪東南來湫澗翠波走清響動靈
粹寒光生戶牖峩峩雙劔峯隱隱插牛斗踈
雲互明晦嵐翠相妍醜恍疑坐中客卽是關
門叟爲歌紫芝曲更擊秦人缶宵然忘得喪

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休光動林藪、得非
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斲鼻固未免、安能混真
守、歸來治三徑、浩歌同五柳、皎皎谷中士、願
言與君壽、殷勤復懇惻、雜佩足瓊玖、日暮車
馬徒、橋橫莫回首、

題周茂叔濂溪書堂

趙抃

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處
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壒、毫髮難遁
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牕、勝絕甚圖繪、固
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右、一堂不
爲泰、經變日枕藉、一室不爲隘、有尊足以羹
有魚足以膾、飲啜其樂真、靜正於俗邁、主人
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孕清德、遊沫吐嘉
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說兌、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
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

居正公書卷之六
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然
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化乃
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零陵通判廳事後作堂予以康功名之

仍賦鄙句

知郡胡寅

政拙催科未陵守實賴賢僚相可否邦人復
嗣海所歌倉廩雖困閭里有功成歸去朝日
邊吏闢虛堂得晝眠後園好花初着土前簷
新竹已參天糴糝米飽軍須急赤子如魚釜

中泣若知王業在農桑國勢何勞憂岌岌
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五馬隨千古濂溪
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此詩年表以為
五峯胡宏所作

題濂溪

天台林煥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長嗟豈
惟溪泉濂化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
師坡云廉退乃一隅有室既樂賦以拙有溪
何減名之愚水性本清撓則濁人心本善失
則惡安得此泉變作天下雨飲者猶如夢之

覺

乙巳歲除日收茂叔武昌惠書知已赴
官零陵因偶成奉寄

蒲宗孟

有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遠數篇
來起予瀟湘流水濶巫峽暮雲疎不得縱容
去春風正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顏鄉間接管道風物
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二亭誰往還不知處與
未二郡孰安閒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竹淚還聽
鷓鴣啼湘水晴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春
靜何似在濂溪

江上懷永倅周茂叔虞部 任大中

監州永陵去遠目立江干煙浪三湘濶風帆
八月寒不聞來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濂溪
上歸因作釣竿

山北紀行二首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

郡四月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子澄請爲諸人說太極圖義先生之
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爲設席于光

風霽月之亭

朱熹

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室
唯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
人渾淪再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
中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
遺惠我思無疆

敬題濂溪先生書堂

干越柴中行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春陵至留居
廬阜間斯文傳墜緒太極妙循環希聖成何
事懷哉伊與顏

出城三四里矯首愜遐觀頓覺市聲絕忻從
天宇寬康山書几淨溢浦硯泓寒一誦愛蓮
說塵埃百不干

濂溪隱齋

任太中

溪遶門流出翠岑主人庶不讓溪深若教變
作崇朝雨天下貪夫洗去心

送朱侔周茂叔還居濂溪 前人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寄南州隨君不
及秋來鴈直到瀟湘水盡頭

送周茂叔赴合州僉判 前人

一帆風雪別南昌路出涪陵莫恨長綠水泛
蓮天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

濂溪謁周虞部 成都李大臨

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間我亦忘
機淡榮利喜君高躅到松關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千載斯文儻可求暮春春服共行遊向人魚
鳥都和樂滿眼溪山只麼幽

濂溪識行 睢陽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昭垂光風霽
月依然在肯與人間較盛衰

濂溪雜詠

當年太極揭爲圖萬有皆生於一
飛動靜互根誰是主試於靜處下工夫

濯纓潭上小相羊手把通書四十章
除却誠通與誠復更無一事可商量

愛蓮詩

朱熹

聞道移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
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爲先生引興長

同周敦頤國博遊馬祖山

趙抃

曉出東江向近郊舍車乘棹復登高
虎頭城裏

裏人煙濶馬祖巖前氣象下指正聲調

軫放懷雄辯起雲濤聯鑣歸去九清徹數里松

風聳骨毫

贈周茂叔

何平仲

及物人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
智深大

易知幽頤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箭生來元有

節水壺此外更無情幾年天下聞名久今日

逢君眼倍明

謁濂溪祠

東莞王績

自從洙泗分支遠，更到濂溪接派流。
欲向眼前尋樂處，直於山頂看源頭。
一川風月誰當宰，四面庭除草自幽。
今日辨香祠下拜，斯文天地共悠悠。

謁濂溪祠

潯陽王汝賓

濂溪去後圖書在，天啟斯文續正傳。
溪水有靈還泣墨，山峯如待獨名蓮。
古祠自奠郊原外，精爽猶存草色前。
千古人來裡瘞玉，徘徊溪上月光圓。

謁濂溪墓

上海陸深

元公祠墓碧溪深，故里新陌一逕陰。
世有圖書傳正學，天將風月寄徽音。
山中佳氣爲晴雨，草際浮光無古今。
江漢自隨廬嶽抱，高山兼起望洋心。

題濂溪交翠亭

湓城柳邦傑

瑤草堦前翠色舒，四時春意益吾廬。
咲渠蹊徑多茅塞，也學先生不剪除。

周子全書卷之六終

周子全書後跋

混噩既開道源攸屬後天而
嗣其統者繇堯舜周孔淵源
相禪越千載而濂溪先生闡
晰斯道之蘊奧發明堯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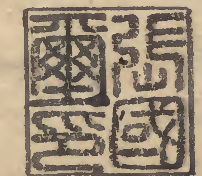
心傳而太極圖書作已援無
極以剖玄竅演河洛以昭俶
真精入無垠蔑或加矣他如
通書拙賦愛蓮思親諸作靡
匪昭揭懿旨而光風霽月之

猶未覩其全也今幸得全本
藏之中笥憲副張君求付諸
剞劂氏刻成余獲覽率業曰
仰而歎先生之大有功於世
道也夫大道無形杳冥冥

太極之理所從來矣。形既
啓，天人剖判，五性感動，萬象
溢，出。其要在於脩之。吉凶殊
途，聖狂斯睹。非有聖功之本
真，脩實證，孰離其童蒙之心。

用重梓以壽其傳於世。先生
之道，其炳如日星者，固藉以
益光。而後之學者，得睹先生
之全書，亦念其始之者哉。是
用言諸末簡。

萬曆丙申歲仲冬上浣後學
任丘張國璽頓首謹書



文化乙亥

